

Fuermosi Tananji

Fuermosi Tananji 福尔摩斯探案集



藏在 纸盒里的 耳朵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Cangzai Zhiheli
de Erduo

刘戎 戎林/编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Fuermosi Tanan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藏在纸盒里的 耳朵

刘戎 戎林/编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在纸盒里的耳朵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刘戎, 戎林编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 1
(福尔摩斯探案集)
ISBN 7-5396-2210-5

I. 藏... II. ①柯... ②刘... ③戎... III. 侦探小说
—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818 号

藏在纸盒里的耳朵 (英)柯南道尔 著 刘戎 戎林 编译

责任编辑: 马晓芸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 安徽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1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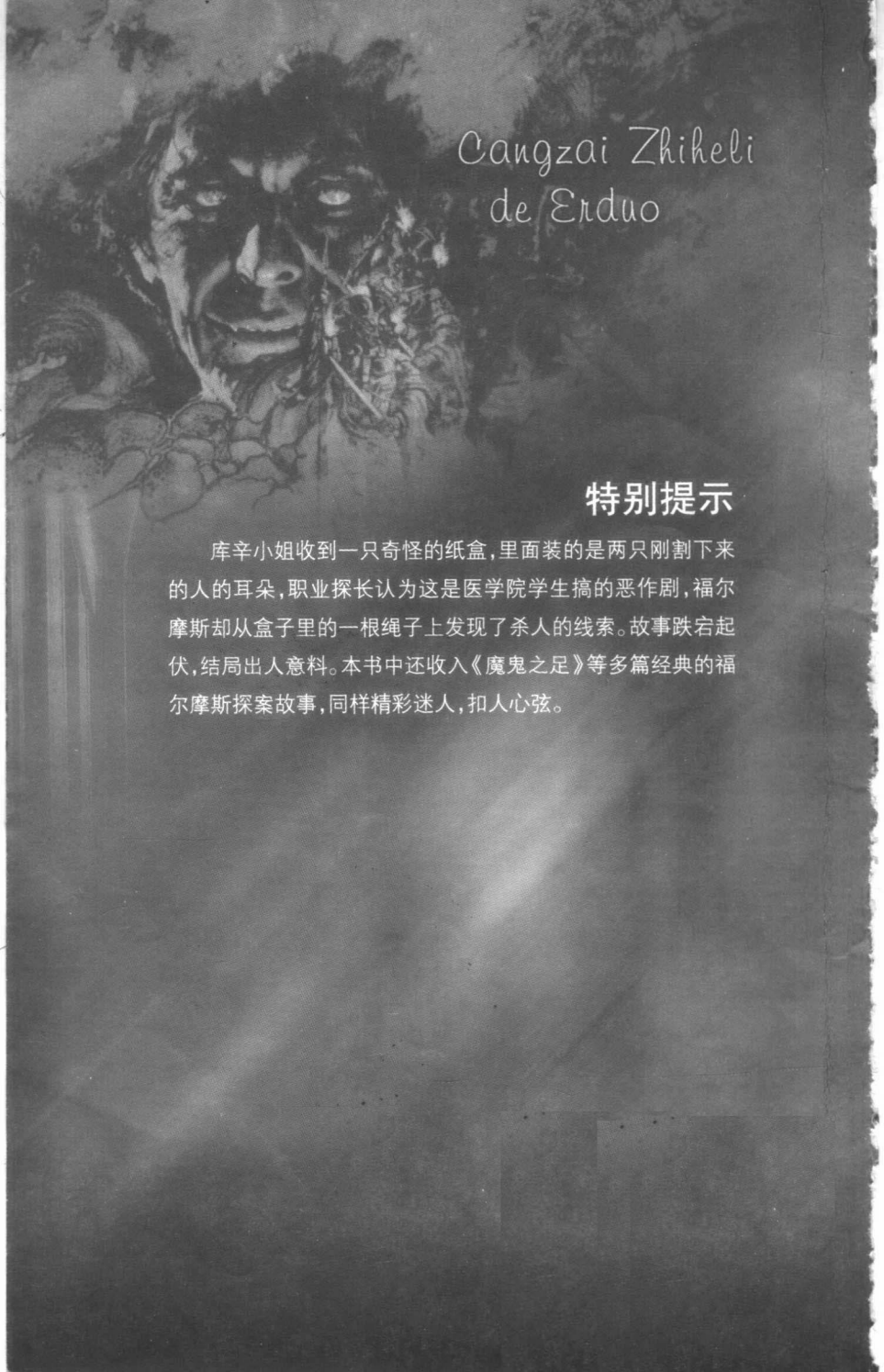
印数: 8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210-5

定价: 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Cangzai Zhikeli de Erduo

特别提示

库辛小姐收到一只奇怪的纸盒,里面装的是两只刚割下来的人的耳朵,职业探长认为这是医学院学生搞的恶作剧,福尔摩斯却从盒子里的一根绳子上发现了杀人的线索。故事跌宕起伏,结局出人意料。本书中还收入《魔鬼之足》等多篇经典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同样精彩迷人,扣人心弦。

目 录



把宝石交出来	1
魔鬼之足	20
藏在纸盒里的耳朵	45
王冠上的绿宝石	67
有怪癖的女主人	101
福尔摩斯在临断气前	128



把宝石交出来

一个夏日的午后，华生又回到了贝克街二层的那间屋子，别看这是一间杂乱无章的房间，但许多有名的冒险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环顾室内，墙上贴着科学图表，屋里摆着被强酸烧坏的药品架子，屋角里立着小提琴盒子，煤斗里依然放着烟斗和烟草。最后，他的眼光落到毕利那张含笑的脸上。

毕利是一个小听差，年纪只有 17 岁，但却聪明懂事。有他在身边，可以解除福尔摩斯一点孤独。

华生关切地问：“毕利，你还好吗？”

毕利点点头，一边担心地瞧了瞧那关着的卧室门，悄声说：

“你小声点，他大概睡着了……”

这个时候还在睡觉！华生十分熟悉他的朋友福尔摩斯的不规律生活，压根儿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只是问：“他目前是不是正在办一件案子？”

“是的，先生。他一天到晚都很紧张，忙碌。我真担心他的身体。这些天，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还吃不下饭。赫德森太太问他：‘福尔摩斯先生，您几点钟用饭？’他总是说：‘等一等，等一等。’真不知道这样没有规律的日子要过到哪一天！”

“是的，这些我都很清楚。”

毕利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天他好像正在盯着个什么



人。昨天他化装成一个找工作的工人，今天又化装成了一个老太太。跟真的一样，差点儿把我也骗了。“毕利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指了指立在沙发上的一把很皱的遮阳伞，“瞧，这就是老太婆的道具之一。”

华生感到很惊奇：“这到底是什么案子，搞得那么神秘？”

“反正跟您说也没关系，但不能外传。”毕利放低了声音，一脸严肃地说，“就是那个王冠宝石的案子嘛。”

“什么？就是那桩十万英镑的盗窃案？”华生像被打愣了的鸡，木然呆立。

“是的，先生。他决心下定了，非要找回宝石不可。嘿，那天首相和内务大臣们都亲自来了，喏，就坐在那个沙发上。福尔摩斯先生对他们态度挺好，他答应一定尽全力去办，没说几句话就使他们放心了。就是那个坎特米尔勋爵——”

“噢，他呀！他怎么样……”

“他根本不相信福尔摩斯先生，尽说些不伦不类的话，他坚决反对请他办案，巴不得他办案失败才好。”

“福尔摩斯先生听出来了么？”

“当然听出来了。”

“那就让坎特米尔勋爵见鬼去吧。”华生一边充满信心地说着，一边在屋里来回走动。忽然，他发现窗子上有点异样，便问：“嘿，毕利，窗子前边那个帘子是干什么的？”

毕利告诉他，那是三天前福尔摩斯让他挂上的，窗帘背后有一个好玩的东西。毕利说着，走过去把遮着凸肚窗的帘子一拉，一个奇异的景象让华生不觉惊叫一声——那是一座福尔摩斯的蜡像，身体深深地坐在安乐椅里，身上还穿着睡衣，脸微微向下，仿佛在读一本书。毕利伸手把蜡像的脑袋摘下来，举在空中不停地晃动，笑眯眯地说：

“你看，我们可以把头摆成各种不同角度，远远看起来，跟



真的一样。打开窗帘，马路对过也可以看得见它。”

华生忽然想起，以前有一次办案，福尔摩斯也使用过蜡人，不知毕利听说过没有。他问毕利，毕利说：

“那时候我还没来呢，”毕利随手拉开帘子朝街上张望了一会说：“糟糕，有人在那边监视着我们。不信，您过来瞧瞧。我清楚地看见那边窗口有一个家伙。”

华生刚向前迈了一步，突然，卧室的门打开了，露出福尔摩斯的瘦高身材，他面色苍白而紧张，但步伐和体态却像往常一样地矫健。他一个箭步跳到窗口，伸手把窗帘拉上了，声音低沉而严厉：

“谁让你动的，毕利！你这一动，就有生命危险，懂吗？”他用手在毕利肩头拍了拍，深情地说：“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要知道，我不能没有你。”他回过身，见华生站在那里望着他，便朝他点点头，说：“华生，很高兴在这儿见到你了。你来得正是时候。”

华生耸耸肩：“是吗？”

福尔摩斯对毕利眨眨眼说：“毕利，你可以走开了。”望着毕利极不情愿离开的样子，他又说：“这孩子真成问题。我说了无数次会出危险的，会出危险的，他总是不听……”

华生忙问：“什么危险，福尔摩斯？”

“暴死的危险。”

“什么暴死？”

“我指的是被暗杀。”

“别开玩笑，福尔摩斯！”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他把手挥挥，“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还是娱乐一下吧。嗨，老朋友，允许我喝酒吗？煤气炉和雪茄都在老地方。依我看你还是坐你原来的安乐椅，我就坐这儿。你大概还不会讨厌我的烟斗和我那糟糕的烟草



吧？最近它们代替了我的一日三餐。”

“你真傻，为什么不吃饭呢？”

“因为饥饿可以改善人体的机能。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承认，消化过程得到的供血量等于脑力所损失的供血量。而我用的只是头脑，我的身体只是一个附件。所以，我首先应该考虑脑的需要。”

“你胡扯什么，肚子填不饱，脑袋是不会听使唤的，你懂吗？好了，你先说说你目前的危险到底在哪里？”

福尔摩斯顿了一顿，说：“这样吧，趁着还没出事的时候，我把凶手的姓名、地址说出来。你呢，认真记在脑子里，以后说不定也有用处的。他的大名是：西—尔—维—亚—斯—伯爵。记下来，伙计，记下来！他住在莫尔赛花园街 136 号。记下了吗？”

华生飞快地记着。从福尔摩斯的表情中，他意识到他所说的危险究竟有多大，于是果断地表示：“福尔摩斯，我这两天没什么事做，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

“你是一个忙不过来的医生，每天都有人来找你看病……”

“没关系，那都不是什么要紧的病症。”华生急切地追问，“你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为什么不叫人逮捕他呢？”

“因为我还不知道宝石藏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毕利跟我说过的那颗王冠宝石？”

“不错，就是那颗硕大的发黄光的王冠宝石。现在，我已经撒下网了，也逮住鱼了，可就是没拿到宝石；没有宝石，抓住鱼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啰，可以算是为社会除一害。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要的是宝石，宝石，懂吗？”

“西尔维亚斯伯爵是要捕获的一条主要的大鱼吗？”

“不但是大鱼，而且是鲨鱼，是一条吃人的鲨鱼。另一个是塞姆，他是个拳击运动员。他倒是一个不坏的家伙，可惜被



伯爵利用了。塞姆不是鲨鱼，他是一条大个的长着大头的傻鲇鱼。现在，他也同样在我的网里扑腾呢。”

“那个西尔维阿斯现在在什么地方？”

“今天一上午我都在他的身边。可不是我，是我化装成的老太婆。华生，今天我演得最逼真，最过瘾。有一次我走到他身边，故意跌了一跤，他还把我扶起，替我拾起了遮阳伞，说：‘对不起，夫人。’我看出，他有一半意大利血统，也很有一点南方的礼貌风度，但谁也想不到他竟是个魔鬼的化身。”

“唉，人真是无奇不有。”

“……我跟着他到了一家商店。这个店是做汽枪的，做得相当精巧。……你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就有一支汽枪支在对面的窗口。你看见蜡人没有？啊啊，毕利给你看过了。我看蜡人的脑袋随时可能被子弹打穿……”

正说着，毕利急惶惶地跑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张名片。福尔摩斯忙问：“有事吗，毕利？”毕利说：“外面有个客人要见你，是不是让他进来？”福尔摩斯拿起名片看了看，沉思片刻，马上抬起眉梢，嘴角浮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好像对自己又好像对华生说：

“这家伙真的来了，没料到，没料到。华生，我们准备拉网！”

华生警惕地问：“是不是要叫警察！”

“恐怕得叫，但不是马上。华生，你能不能从窗口往外看一下，街上是不是有一个人在溜达？”

华生小心地从帘子边上往外瞅了瞅，马上说：

“不错，有一个彪形大汉在门口晃荡。”

“那就是那个运动员——忠心而低能的塞姆。毕利，来访的那个先生在什么地方？”

“在会客室。”



“等我一按铃，你就带他上来。”

“是，先生。”

“要是我不在屋，你就让他一个人进来。”

“是，先生。”

毕利出去了，福尔摩斯把门一关，对华生说：“你也可以避一避了。”

“福尔摩斯，这家伙是个亡命之徒，他这次来可能是要谋杀你的。”

福尔摩斯点点头：“也许吧。”

华生说：“那我就不走了，死活我跟你在一起。”

福尔摩斯把手摆摆：“不行不行，你在这里只会碍事的。”

“反正我不能离开你。”

“华生，你一定得走，走吧，我的好朋友！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相信你会这样做的。这个人虽说是在为自己的目的而来，但他这一来倒反而能为我的目的服务。”说着他掏出日记本，匆匆写了几行字，“请你把这个送到苏格蘭场交给侦查处的尤格尔。然后你跟警察一起来，就可以逮捕这家伙了。”

华生这才勉强地答应。

华生刚要走，又被福尔摩斯叫住，他说：“在你到来之前我刚好有时间找回宝石，你相信吗？”

华生愣愣地望着他，不知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正想再问点什么，福尔摩斯已经按响了电铃，说：“咱们从卧室的旁门出去。这个旁门非常有用，我可以从这里观察那个老鲨鱼的一举一动。”

这个福尔摩斯，天知道他在搞什么鬼！

一分钟以后，毕利把西尔维亚斯伯爵引进了这间空屋子。

这是一个魁梧、黝黑的男子，留着威武的黑胡须，盖着下





面凶残的薄嘴唇，上面伸着一个鹰嘴似的鼻子。他服饰考究，花色领结以及闪闪发光的别针和戒指给人一种浮华的感觉。当身后的门关上之后，他使用凶恶的目光到处乱看一气，仿佛每走一步都惟恐有陷阱似的。当他突然发现窗前安乐椅上方的头和睡衣领子时，猛然吃了一惊。起初他的表情是惊奇，接着在他凶残的黑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可怕的光。他再次向四周看了一下，见确实没有人时，就举起粗手杖，踮起脚尖朝无声

的人形走过去。就在他正准备猛跳过去一击时，突然，卧室门口有一个低沉而讥讽的声音在说：

“不要打坏它，伯爵！不要打坏它！”

——是福尔摩斯！

他吓得把身子一缩，痉挛的脸上充满惊恐。刹那间他又半举起那根加铅的手杖，仿佛又要对真人行凶似的，但是福尔摩斯那镇静的微笑使他那举在空中的手又放了下来。

福尔摩斯朝人形踱过去，说：“这是法国著名塑像家塔韦尼埃做的。他做得非常逼真，技巧不亚于你的朋友做的汽枪。”

“什么汽枪！你说的是什么？”

“请把帽子手杖放在茶几上。”福尔摩斯平伸着一只手，“好！请坐。你能把手枪摘下来吗？好吧，你愿带着也随你的便。先生，你的来访非常是时候，因为我本来也很想找你聊一聊。”

伯爵把粗眉毛一拧，瓮声瓮气地说：

“我正好也想跟你谈谈，福尔摩斯。我不否认刚才一见到你就想揍你，包括跟你一模一样的蜡像。”

福尔摩斯移动了一下靠着桌边的腿，冷静地说：“我看得出来你有这种想法了，不过，我一直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恨我？”

“因为你专门跟我作对，因为你老派出你的爪牙跟踪我。”

“什么？我的爪牙！跟踪你？没那回事！”

“别装蒜！我也叫人盯着他们。你这一手我也会，福尔摩斯。”

“那也好。西尔维阿斯，我看，最好要加个称呼。你应该知道，我干的这一行，只有流氓才像熟人那样直呼其名……”



“好吧,那就叫‘先生’好了。”

“很好!西尔维亚斯先生,我告诉你吧,你说我派人跟踪你,这话是不对的。”

伯爵轻蔑地笑了,说:“怎么没有跟踪,昨天是一个闲散老头子,今天是一个老太婆。他们盯了我一整天啦!”

福尔摩斯哈哈大笑起来:“先生,那应该归功于我的那套小小的化装技术了。”

“难道——难道是你本人?”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怎么,不相信,那你看墙角那把遮阳伞,就是你曾经替我拾起来的。”

“什么什么?那老太婆是你……好呀,要是知道是你——”

伯爵的眉毛拧得更紧了,气呼呼地说:“好了,你承认你跟踪我,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跟踪我?”

“那我先问你,伯爵,你过去是不是打过狮子?”

“那又怎么样?”

“为什么打狮子?”

“为什么?为了玩,为了刺激,为了冒险!”

“这也正是我的理由!”

伯爵一下跳起来,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朝后裤袋摸去。

福尔摩斯伸手挡住了他:“坐下,先生,别急,坐下来,听我慢慢地说。我跟踪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想要那颗发黄光的宝石。”

“宝石!”伯爵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地吁了口气,“原来如此!”他的脸上露出狰狞的笑。

福尔摩斯接着说:“你明知我是为这个才盯着你的,那么我想问问你,宝石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伯爵警觉地看了他一眼,咧嘴一笑:“我怎么能把这个秘



密告诉你呢？”

“你能告诉我的，你会告诉我的。”

“你在做梦吧？”

“难道还是假的不成？”福尔摩斯两眼紧紧地盯着他，“你的脑袋是一块玻璃砖，我能看穿里面的一切，你相信吗？”

“这么说，你能看出宝石在什么地方了。”

福尔摩斯把手一拍，然后伸出一个指头嘲弄道：“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承认了。”

“我什么也没承认。”

“伯爵，你要是放明白些，咱们可以继续打打交道。否则，对你不利。”

伯爵把头一仰，两眼瞧着天花板，说：“你是在诈我！”

福尔摩斯出神地看着他，如同一位下棋能手在思考着关键的一着。然后他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厚厚的日记本，在手中扬了扬：

“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不知道，先生。”

“是你——”

“我？”

“正是你！你的全部经历，所有的秘密，以及你所干的每一件罪恶的勾当。”

“他妈的，福尔摩斯！”伯爵火了，“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别发火，伯爵。你听我说，比如哈罗德老太太死亡后，她把布莱默产业留给了你，而你立刻就赌得光光的。”

“你又在说梦话了！”

“还有……”

伯爵的脸一下子红了：“噫！你不可能捞到什么！”



“还有，你瞧，这里有 1892 年 2 月 13 日你在里维埃拉火车上抢劫的记录。还有，这是同一年在里昂的银行的伪造支票案的概述。”

“造谣，全是造谣！”伯爵举起了拳头。

“我不会凭空造谣的。伯爵，你是个会打牌的人，在对手掌握了你全部王牌的时候，交出你的牌是最省时间的了。”

“你说的这些和宝石有什么关系？”

“慢一点，伯爵，不要着急！我说这些，也就是想告诉你，我已经完全掌握着你和你的打手们在王冠宝石案中的所干的一系列勾当。”

“噤！当真？”

“当然，我掌握着送你到白金汉宫，又带你离开的马车夫；我掌握着在出事地点看见过你的看门人；我掌握艾奇·桑德斯的情况，他不肯给你破开宝石。最后，艾奇自首了，你的事也就败露了。”

听着听着，伯爵头上的青筋全胀起来了，那多毛的大手紧张地绞在一起。他张张嘴，似乎要说话，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好了，这就是我的牌，”福尔摩斯说，“现在我全部摊出来。但是还缺一张，是那张方块 K，也就是宝石……”

“你不会知道的。”

“真的吗？伯爵，请你权衡一下轻重。如果你一败露，你将被关押二十年，塞姆也一样。那么请问，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你要宝石有什么用？如果你把宝石交出来——我就搞一个不起诉。只要你老老实实交出宝石，我个人的意见是放你自由。我再说一句，我的任务是拿到宝石，而不是抓你。”

“如果我不干呢？”

“那么，很遗憾，那只有抓住你而不取宝石。”福尔摩斯说



着,用手按了一下桌子上的响铃。毕利听到铃响,快步走了进来。

福尔摩斯对伯爵说:“先生,我觉得现在可以也把你的老朋友找来一起商量商量。”他转身吩咐毕利,说大门外有一个块头挺大、挺难看的先生,去请他上楼来。

毕利问:“如果他不来呢,先生?”

“不要强迫,更不要跟他动武。只要你告诉他西尔维亚斯伯爵在我这里等他,他当然会来的。”

毕利一走,伯爵焦急地问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方才我的朋友华生也在这里。我对他说,我网里捉到一条鲨鱼和一条鲑鱼;现在我要拉网了,拉网,你懂吗?”

伯爵站了起来,一只手伸到背后。福尔摩斯迅速握住他睡衣口袋里的一件鼓起的东西。

就在这刹那间,从这位凶犯的黑眼睛里闪出一股野兽般的光,直逼福尔摩斯。福尔摩斯镇静自若地说:“朋友,动枪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就算我给你时间去抽枪,你也不敢用枪。手枪的噪音是很大的……噢,来了,我听见你的合伙人的脚步声了。”说时迟那时快,那位叫塞姆的人已经出现在门口,福尔摩斯很有礼貌地朝他点点头:“你好,我的拳击运动员先生,你在街上怪闷的吧?”

这位拳击运动员是一个体格壮实的小伙子,长着一张愚蠢、任性的扁平脸。他不自然地站在门口,困惑地四下张望。福尔摩斯这种欣然亲切的态度搞得他一头是雾,虽然他模糊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敌意,他却不知道怎样应对,于是就向他那位更狡黠的伙伴求救了。

“我说伯爵,你们唱的是什么戏?这家伙想干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的嗓子低沉而沙哑。

伯爵耸了耸肩膀,没有说话,倒是福尔摩斯答了腔:

